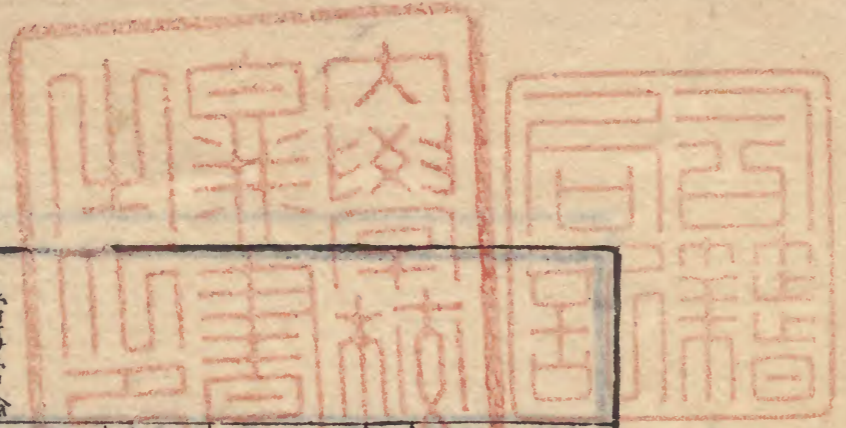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二	五	四	三	一
二	五	四	三	一
二	五	四	三	一

內閣文庫			
類	號	函	架
漢	二五	四	三
書	二	一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42
冊數	10 (	4)
函號	300	30





常事常論  
只是淨亦  
便覺佳

韓非子卷第七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喻老第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却走馬

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

蟣虱。鷲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

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

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為罪。

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

韓非子

卷七

一

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洩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爲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楚莊王旣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

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

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歿。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旣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

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

蔡疑當作  
齊  
好下一本  
有欲字

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治。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

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

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  
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唇亡而齒寒。虞  
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  
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  
此二臣者。皆爭於媵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  
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  
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  
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則  
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旌象豹

胎。旌象豹胎。必不衣裋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  
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  
為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  
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勾踐入宮  
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  
文王見罍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  
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  
不病罍。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  
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不賢難得之貨。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侮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匿。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

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藏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

載一葉  
成

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襄王疑當作襄王

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賢。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

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于臣。尚何以調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鉞貫顛。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顛之忘。將何為。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竝智。故曰不行而知。能竝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為而成。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



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

兵弱。杜子曰。臣愚心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躄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

欲上一本  
有兩字

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費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譽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太迷。是謂要妙。說林上第二十二。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已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

一本註說文說誘也。以言諭人使從已也。

戰國之時以游說相採而成篇。名說林則不苦貧矣。織株美檀互見迭出。斧斤入之而皆可材也。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請太宰曰。已

謂一本作已已一本作君已也。

韓非子

卷七

九

弗一本作  
勿非

一本註云  
重孔子字

疑衍非也

復立謂更  
置也

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之。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為白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諸

因一本作  
曰非

端

自直道事  
人變來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

釋諸本作  
惜

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

輒一本作  
輒是

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輒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入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

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以我為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

據傳信也。以繒帛為之，出入開合，信。奇說怪論，可喜可愕。

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人之臣，而又為之客哉？故

在 據

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表。宋君曰。醉足以亡表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

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  
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  
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  
不殺。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  
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眈其一目。奚如。君曰。  
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日眈。君奚為不殺。君曰。不  
能勿眈。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  
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解  
跌訖洽反  
與哈同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犁鉏曰。假  
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  
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  
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  
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  
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  
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

一月下當  
有韓王二  
字

韓非子  
卷七  
讀成。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麀。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

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麀。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紂爲象箸。箕子怖。以爲象箸不盛羹於土簋。則必



天下不足  
疑當作天  
下之不足

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  
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  
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  
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未。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  
不足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  
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為長夜之飲。悞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  
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

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  
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  
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之也。而越人跣  
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  
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資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  
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  
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至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

章法連  
二三字句

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  
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  
死而血已血而衄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  
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吳  
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  
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  
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

有下  
事字

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  
子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  
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賚。美者  
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  
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  
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  
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

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  
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  
類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  
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  
去中山。其御曰。及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  
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  
之。曰。爲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昂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

友疑當作

則同。其所以爲則異。公孫友自刑而尊百里。豎刁  
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自刑之爲則異。  
慧子曰。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  
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韓非子卷第七終

韓非子卷第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說林下第二十三  
 伯樂教二人相踈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  
 踈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踈此  
 自以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

韓非子卷第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說林下第二十三

伯樂教二人相踈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

踈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踈此

自以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

近本皆自  
蟲有虻起  
今按宋板  
增定此十  
六條

踣肩而腫膝。夫踣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踣馬。而拙於任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僂命也。

翔音周  
疑有闕文

鳥有翮。翮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鱸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鱸。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貴諸。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

過適  
本作

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必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賢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賢主而輕國。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鞞持杆。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

亡其富之涯乎

百一本作有非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百奇甚  
檄一本作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眾騶妬之因曰臣能檄鹿見王王為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眾騶妬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疆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為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

盧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為人之如是其易也巳獨何為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弃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噉其母而食之虱臞人乃弗殺

等下有食字

蟲有虺者。或作虺一身兩口。爭相齧也。遂相食。因自

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虺類也。

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

寡非矣。

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

不與子為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為

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成焉。

一本無遂去之八字

註幾危也靡隨也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

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

滿貫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

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

哉。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

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

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

律作



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趨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

註無事謂失權也

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

信者也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蹇融犒於荆師。荆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汝來上乎。答曰。上。上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欲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上。非為一臣。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

欲下一本  
有以字  
人一本作  
臣

因不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以分吳。荆王曰。善。因

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尅。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

屬魯高

註不立者  
不立其弟  
也

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已，乃皆朝魏。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

不立其

為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

為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  
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  
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  
君曰願為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  
繳不能絳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  
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  
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韓非子

卷八

八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  
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  
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  
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  
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  
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  
之可以德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  
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為我出荆王之  
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還

韓非子

卷八

八

晉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為智。以巷人告者為盜。

觀行第二十四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

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眾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

言在得  
人二言在  
求助三言  
在法術

聖賢之樸  
句疑有誤  
樸一作測

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  
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  
鳥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  
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  
利害。物有生歿。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  
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樸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  
人觀已。明於堯不能獨成。鳥獲不能自舉。賁育之  
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  
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  
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  
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斷削於繩之內。二曰。斷割於法之外。三  
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  
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  
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  
重死。則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去饑寒。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雖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

饑寒一本  
作衣食

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

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偽為貴。誅於無罪。使偃以天性

故臣得奪主殺天子一本作尚以成其意

剖背。以詐偽為是。天性為非。小得勝大矣。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謂近失正國之理也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為膏育。守道者出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膏育。守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

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膏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明主之守禁也。膏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膏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何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

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瞑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而無扼腕

聚脣嗟喟之禍。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獨恃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士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故能使人盡力。

於權衡。歿節於官職。通於賈育之情。不以歿易生。惑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矯

兩訟字當  
有一衍

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疆弱不穀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

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偃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

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人主一本  
作明主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之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人主厲廉耻。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故兩復也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

註謂一身  
兩復君不  
諒

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  
 怨細過。長侮愉快。長輕侮人偷取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賊  
當誅而反以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  
 患。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  
 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  
 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  
 俱辱。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

附。民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夙  
 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為隙穴。而人主獨立。以  
 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而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  
 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  
 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必無  
 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  
 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  
 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楮堊暴雨疾風必壞  
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  
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  
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  
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  
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  
中國弱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

則不下脫  
務字

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  
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而  
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  
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  
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公子固好  
用此非字  
法是波欄  
是頓挫亦  
自可喜合  
二為一見  
變固佳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  
山之上。則臨十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  
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  
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鎗銖失船則

二主字當  
有一衍

沈。非千金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  
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  
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  
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  
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  
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  
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  
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  
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便

功一本作  
名

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  
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  
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  
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  
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  
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明。久著於  
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功。舜之所以北面而  
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韓非子

卷八

三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

鈞一作鈞

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鈞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千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休。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治。

少作無



必載疑作  
畢載  
李斯所撰

順  
樸諸本作

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  
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  
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  
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樸。以  
道為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  
之至也。

韓非子卷第八

實政康申



